

# 超越苦难

Chaoyue kunan

60位世界著名作家的命运

广西人民出版社

· 下 ·



# 超越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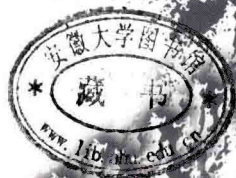
Chaoyue kunan

60位世界著名作家的命运

主编：陈鹤鸣 余俊卿

广西人民出版社

· 下 ·



责任编辑:叶 斌

## 超越苦难(上、下)

陈鹤鸣 余俊卿 主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850×1168毫米 1/32

28.25印张 697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2年10月第2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

ISBN 7-219-03006-1/I·620 定价:39.80元

## 第四部分

# 西欧作家的命运



## 西欧作家的命运

“西欧作家的命运”部分，收录了英国诗人拜伦、小说家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和 D·H·劳伦斯，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小说家乔治·桑、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书中作家并非严格按照地理上的划分遴选，因而也包括了地处欧洲南部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和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由于本书体例所限，其他许多人生坎坷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未能入选，只好留待读者自己去对他们的命运加以探讨了。

上述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然而他们的生活道路和人生遭遇似乎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遭受过巨大的痛苦。他们都是在逆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天才作家，或忍受过贫穷的磨难。病痛的摧残，或经历了恋爱的苦痛、婚姻的不幸，或遭受过政治的迫害。生活的打击。他们命途多舛，世路艰难，但是他们都敢于同命运抗争，经受住了痛苦生活的考验，经过艰苦的拼搏而终于到达成功的顶点。

古往今来的作家的生活道路表明，文学天才都是命中注定要遭受苦难的，一切鸿篇巨制、不朽佳作都要经过痛苦熔炉的冶炼。所以尼采在评价希腊艺术时一反传统，认为希腊的伟大作品不是缘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而是缘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只有经历和体验过人生的痛苦，天才作家才能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打开艺术灵感的闸门，产生出艺术创作的冲动，创作出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虽然幸福平静的人生也能产生出一些文学作品，然而在痛苦中孕育的作品更成熟，更深刻，更富有感情和打动人心。所以，但丁的《神曲》、拜伦的诗篇、莫里哀的戏剧、巴尔扎克的小说等，都凝聚

着作家的悲愤苦痛,反映着他们一生的苦难历程,读来叫人心潮激动,发人深思。

一般来说,许多作家都有一段能够影响自己一生命运的痛苦经历,自幼就开始体验各种复杂的感情。艺术家都是天生敏感的人,他们细腻敏锐和易于感受的感觉,仿佛是一根根琴弦,在各种感情的撞击下奏出不朽的人生乐章。即使那些出身豪门贵族或环境优越的作家,他们往往也不安于自己被人视为幸福的命运,而为自己制造痛苦,创造出伟大的厄运。

狄更斯是那种在痛苦和屈辱的生活环境中经过奋斗而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伟大作家的典范。由于家境贫寒,狄更斯上学不多,从11岁起就成天在家洗盘子、刷靴子。他从初谙世事以来就没有品尝到生活的甜蜜。在他12岁那年,父亲因欠债被关进监狱,狄更斯全家入狱同住,这使他意识到生活的残酷,在他幼小心灵里刺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为家境所迫,他从这个时期开始到一家鞋油厂当童工,为一星期6先令的工资终日劳碌,甚至还受到被放进商店橱窗里当活广告的侮辱。从15岁开始,狄更斯就正式踏入社会,独立谋生,但他从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逐渐自我完成了教育。少年时代的痛苦经历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对周围肮脏的环境、人民的穷困、社会的不公都有直接的感受,这一切都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源泉。在《大卫·科波菲尔》里,他就把自己对贫穷的体味、生活中所受的挫折和屈辱写进了这部作品。在其他一些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到狄更斯早年生活的痕迹。狄更斯早年的生活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还诱发了他的创作潜能,磨练了他的顽强意志。如果没有狄更斯早年贫穷的家庭环境,当童工的屈辱,当小职员的心酸,就没有未来的作家狄更斯和他的作品。

贫穷催人奋发而成功的作家不胜枚举,如英国农民诗人彭斯、勃朗台姐妹、哈代、威尔斯、劳伦斯、左拉、都德、安徒生等。即使一些出身显贵或富裕家庭的作家,他们大也都尝到过贫穷的苦味,如

拜伦、雪莱、但丁、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等。从他们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贫穷的痛苦并不是贫穷者所独有的。

经历过贫困生活的作家同那些生活条件优越的人相比，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生有更敏锐的感受，他们希望改变自身环境的欲望更强烈，意志更坚定，志向更远大，更能经受挫折、失败的打击。这些作家刚强的性格特征，奋发向上的精神，一往无前的勇气，都是自幼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贫穷没有损害他们文学家的天赋，相反，他们的天赋在贫穷的生活中得到拓展。他们依靠个人的努力、艰苦的奋斗、历经苦难的人生历程而获得成功。他们的经历表明，作为描写生活和人类感情的艺术家，不经过贫困生活的磨练，不感受穷困的苦痛，他们的感情就不完满，体会就失之肤浅。他们从困苦的生活中获取经验和生活的真理，产生创作激情和灵感。贫穷和富有，苦难和幸福，痛苦和欢乐，它们都是作家认识生活不可缺少的情感体验。事实证明，情感不丰富、体验不深切的人是难以成长为作家的。

拜伦说过：“一个人要想成为诗人，要么陷入情网，要么悲苦不堪。”许多作家在成长的道路上不仅要忍受贫穷的痛苦，而且还要经历爱情的痛苦。自古以来，文学艺术就同爱情联系在一起。作家在激情的推动下创作作品，而激情则往往来源于理想和爱情。所以拜伦说：“谁写作不是为了取悦女人？”但丁的著名诗歌大多来自他对贝雅特里奇的爱情，薄伽丘也在他对玛丽亚的爱情的推动下创作诗篇，英国的拜伦、雪莱也都是为了爱情而写作的诗人。作家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注入“爱情”，作家的“爱情”就是生活中的作品。爱情使人欢乐、幸福，但也使人失望、悲伤、痛苦。人类最复杂的感情都通过爱情得到体现，作家的成长永远离不开爱情。歌德在少女身上找回了自己已逝的青春和激情，巴尔扎克的力量来源于他所钟爱的韩斯卡夫人，拜伦、雪莱、劳伦斯、乔治·桑等作家的灵感也大多来源于他们对爱情的执著追求。



在一切作家的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影响，在一切伟大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作家自身爱情的痕迹。天才作家比别人更需要爱情，更渴望爱情。他们把爱情视为艺术和生命，然而命运往往又注定了他们爱情的不幸。他们要么永远得不到爱情而陷入痛苦，要么把到手的爱情抛弃而陷入孤独。但丁和彼特拉克就是前一种人。但丁在9岁那年见到了贝雅特里奇，从而开始了他单恋这位女子的痛苦历史。他对贝雅特里奇的痛苦思恋产生了许多美妙的诗篇，他对贝雅特里奇死后的哀伤也孕育了大量的作品。诗集《新生》就是但丁痛苦爱情的结晶。彼特拉克同但丁有些相似。他以丰富的想象、真挚的感情、清丽的诗句描写他对劳拉的爱情，他能从夜莺悲凉凄切的啼声中联想到自己不幸的爱情，通过诗句抒发自己孤独、彷徨、郁闷和痛苦的心境。因此，拜伦在《唐·璜》中说：“假如劳拉做了彼特拉克的妻子，想一想吧，他能终生写作十四行诗？”

拜伦不同于但丁，他是那种在对完美爱情的痛苦追求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他早年就因跛脚而遭受过失恋的痛苦，后来婚姻破裂，有过多次情史。他容易获取一个女人的心，但不能获取美满的爱情。他自己痛苦，也把痛苦带给别人。他常陷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刚结婚就轻易地把他所信赖的妻子抛弃，从而饱受感情上的痛苦。在他一生的创作道路中，他的命运基本上掌握在女人手里，其作品也常常诞生于对女人的爱情，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忧郁、孤独、热望、期待、失望、悲苦，基本上都是他的自我感情的再现。在他还不谙世事的年代，他深爱的玛丽·查沃思嫁给了别人而使他痛苦不堪，从而他的性格也得到改变。他对女人失望了，美和爱的理想破灭了。他陷入了孤独，感到心情忧郁、百无聊赖。他的爱情的美梦破碎了，但感情的痛苦却为他打开了创作的闸门，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辉煌的诗篇。

在西欧文学中，许多著名的作品都是为爱情而写的，或是在爱情的启迪下创作的，“如济慈为范妮·布朗写作《无情的贵妇》、《夜

莺颂》等，福楼拜为艾丽萨写作《情感教育》，小仲马为阿尔芳斯·普莱西写作《茶花女》等。艺术家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对艺术的追求。对他们来说，女人在他们眼中往往失去了女人的特质，被赋予理想的色彩，从世俗的人变成了艺术的典型。艺术家把女人作为艺术品欣赏，始终带有一种崇高神圣的感情。在他们的想象里，心爱的人往往幻化为纯洁的天使，天上的缪斯，大自然的精灵。他们任凭想象在虚幻的境界里驰骋，心甘情愿地坠入痛苦的深渊，绝望地吞食自己采摘的爱情的苦果。正是他们对完美爱情的追求，他们才陷入失望和痛苦，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如果说爱情从作家自身诱发出创作潜能，那么，政治抱负的失败则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方面说明了作家的不幸命运。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他们都是天生的叛逆，敢于向社会挑战。一般说来，艺术家都有一种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能从当时人们所认同的社会秩序，所接受的宗教信仰，所遵循的伦理道德方面发现其中的弊端、丑恶和不合理之处，对时代和民族的命运倍加关注。他们以艺术家所特有的敏感而意识到时代思想的保守，不愿因循守旧，而力图打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的思想和创作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得不到理解，因而他们必然地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人，被当成危害社会的魔鬼，最终造成他们不幸的命运。

雪莱就是这种离经叛道作家的典型。早在大学时代，他就从哲学家威廉·葛德汉的《政治正义》中获得新的思想，向往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他在外貌、习惯和思想上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形成了无神论思想。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确思想和信仰、自由，雪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学校把他赶出了校园，父亲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断绝了经济上的供给。因此，他不得不连续十年在欧洲大陆漂泊。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渴望消灭压迫，推翻暴君，把整个人类从暴虐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没有

侵略、仇恨、罪恶、专制、饥饿和争斗的世界。他正是在这种理想的推动下，写出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伊斯兰的起义》、《西风颂》等著名诗篇。雪莱由于其叛逆性格、激进思想而在生活中遭到种种迫害，然而他在艺术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世界和安慰，从而忘却了痛苦。

拜伦是另一个叛逆的典型。他有着暴烈的性格，热烈的追求，热爱自由，支持正义。他渴望用放荡的行为和崭新的思想震惊社会，结果被社会视为恶魔，遭社会敌视，被社会抛弃。在拜伦式英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拜伦自身的情绪：矛盾、忧郁、痛苦、绝望。恰尔德·哈罗尔德的痛苦就是拜伦的痛苦。自拜伦被放逐以来，他的人生哲学又发生了变化，《曼弗瑞德》是他最后爆发的反抗和内心迸发的呐喊。在他的晚期作品里，他那种革命的激情、痛苦的沉思就来自环境的压抑和社会的迫害。他的命运是不幸的，但不幸的命运培育了他这位伟大的诗人。

意大利诗人但丁也是一个在现实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既是抒情诗人，也是政治诗人。他的政治理想失败后，财产被没收，终身被放逐。他从一个深得人心的政治家沦落为一个四处漂泊的浪人，从一个富有的贵族变为一个奇人篱下的食客，其忧愤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但丁并未因此自甘沉沦，他愤而写作《神曲》，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爱憎感情写进了这部作品。在《地狱》篇里，但丁细腻地描写了各种罪人受到惩罚的情景。贪官污吏、奸诈恶徒、宗教骗子、党魁权贵，都在但丁笔下遭到惩罚，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但丁借助艺术现象，把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深刻体验、痛苦的心情、愤怒的感情表现出来，使《神曲》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成为一部不朽的作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再现。因此，文学家无法避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无法超然于政治之外，必然要受到影响或投身其中，如劳伦斯、乔治·桑等就是如

此。他们生活道路表明，政治斗争和在政治斗争中所受的伤害，都会变成作家写作的源泉和动力，并赋予他们的作品以丰富的思想内涵。

西欧作家的不幸命运告诉我们，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作家自我感受和内在情感的记录；社会的变故、道路的曲折、感情的伤害、人生的痛苦，都是最适宜于文学生长的土壤。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诗人才能成熟起来。他们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在社会动荡和生活波折的激励下产生创作的欲望和灵感，继而形成作品。凡是了解、熟悉、懂得生活和感情的人，才能接近和认识真理，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只有饱受人生痛苦的人，才能用睿智的笔写出苦涩的感叹，显示出生活的真理。

西欧作家虽然也享受过成功的喜悦、幸运的激动，但更重要的是不得不接受逆境的艰苦、厄运的悲痛。如果他们多愁善感，喜欢痛苦，而不能感受痛苦，那么，他们也难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没有描写痛苦的书，自然也就没有传世的作品。正如雪莱所说，倾诉最哀伤的思绪才是最甜美的歌。因此早在荷马、维吉尔的诗歌里，就能感觉到一缕忧丝，在但丁、莎士比亚、狄更斯、莫里哀、乔治·桑的作品里，更增添了许多忧伤和痛苦，而在劳伦斯、卡夫卡的笔下，痛苦已变成了现代人内心的创伤。西欧作家的命运是痛苦的，探索是艰难的，成功是伟大的。尼采说：“苦难是巨大喜悦的一种形式。”他们的人生是痛苦的，但他们找到安慰而满足；他们的命运是不幸的，但他们获得成功而不朽。

（聂珍钊）





但 丁(1265 - 1321)

## 流亡的鸿儒诗人



只要你能摆脱所有的谜语，显示你所见的全部景象，听那些有疥癣的自搔痒处罢！因为即使你的声调其初味是酸的，但在消化以后便是养生的了。你的呼喊是像飓风打击那些最高的山峰，这个对于你将是非凡的荣誉。

——但 丁

## 流亡的鸿儒诗人

——但丁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老的圣玛丽教堂，珍藏着中世纪著名的鸿儒诗人但丁的一幅画像。在画家笔下，但丁身着红袍、头戴桂冠，正在凝神沉思，探求人生哲理。在他的背后，画的是他在著名史诗《神曲》中细加描写的天堂、地狱和人间。画中的但丁左手擎着代表知识和智慧的诗卷，右手微微伸开，仿佛在评说人生，指点路途。在象征光明的彩虹和晨星的映衬下，他宛若一位圣贤哲人，显得多么庄重神圣。凡是来到佛罗伦萨的人，都会来到但丁画像前凭吊一番，缅怀这位被恩格斯赞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 少年才子头角峥嵘 初恋痴情化为《新生》

但丁大约于1265年5月下旬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降生，远祖来自罗马，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被罗马皇帝封为骑士。但丁自称是古罗马人的后裔，为家庭属于佛罗伦萨的古老贵族感到自豪。但丁的父亲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商人，只顾经营产业，回收利息，对儿子漠不关心，因而但丁对父亲缺少感情，形同路人。但丁6岁丧母，5年后父亲再娶，18岁时父亲病死。但丁于1321年9月去世，终年56岁。

但丁死后，从著名作家薄伽丘开始，便有许多人为他作传。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人们往往凭借美丽的想象幻化出奇丽的文字，给但丁涂上一层神圣的光辉。在人们的传说里，但丁的母亲在

生他之前曾得一梦，梦见青翠的草地上长着一棵高大的月桂树，树旁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她就在那儿生下一个男孩，男孩吃了桂树上掉下的果实，饮了潺潺流动的溪水，转眼间长大成一个牧童。他想用双手爬上树去采摘月桂树的枝叶，不料摔倒在地，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母亲醒来为梦中情景惊诧不已，不久果然生下一个男婴，取名但丁·阿里盖利。在但丁去世 50 年后，薄伽丘曾对这个传说中的梦作过分析，认为它是对但丁一生命运的象征。在月桂树下降生预示但丁将成为一个伟大诗人，因为用月桂树枝叶作成的桂冠是诗人荣誉的象征。牧童暗示但丁将跨身政坛，因为其中有民众的领导和保护人的寓意。攀爬桂树而变为孔雀，则象征但丁死后留下的诗篇绚丽多彩，美不胜收。尽管这只是一则传说，然而却寄托着人们对诗人的无限崇敬，希望用神秘的色彩为但丁增添神圣的光辉。

但丁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也受到当时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少年时代，他师从当时著名学者勃鲁内托、拉蒂尼学习拉丁文、诗学、修辞学和古典文学作品，特别喜爱古罗马作家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的著作。在《神曲》“地狱篇”里，但丁描写了他对拉蒂尼的感激之情：“你是一点钟一点钟地 教导我如何使自己成为不朽/你那种亲切、和善、父亲般的形象/始终固定在我的记忆中……”但丁酷爱学习，青年时代曾到当时的教育中心博洛尼亚求学，同一群年轻的志同道合者探索人生法则。他主张人应该尽情享受人世的快乐，实现人类本身的愿望。博洛尼亚的生活为但丁后来成长为一名伟大诗人奠定了基础。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作诗歌。他笔下高雅清丽的诗句被人竞相传抄，就在那个人才群集的地方，他为自己争得诗人才子的美名。但丁爱好广泛，除了文学而外，他对政治、哲学、神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音乐、绘画也很有兴趣，进行过研究。因此，但丁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文化巨人一样，是一个思想敏锐、博古通今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的诗人。



但丁秉赋聪颖，情感细腻，自幼就有一种诗人的气质。9岁时他在一次宴会上看见了佛罗伦萨富商福尔谷的女儿贝雅特里奇，立刻被她的天真美丽、高贵优雅吸引住了。那天贝雅特里奇身着红色衣衫，衣带和身上的其他饰物更显出她的妩媚。但丁一见倾心，“藏在心脏深处的‘生命的精灵’也开始颤抖起来了”。这就是但丁的初恋。从此之后，“爱情便来做了我灵魂的主人”，但丁深深地陷入了情网。9年后，但丁18岁时又一次在街上见到长大了的贝雅特里奇，只见她身着白色衣衫，浑身透出青春的美丽，是那样地光彩照人。贝雅特里奇向扭泥不安的但丁打招呼，向他行了一礼。但丁为此感到无限荣光，“觉得是触到天恩的边际了”。但丁“全身心沉溺在想念那位美人的相思之中”，然而贝雅特里奇并不知道但丁对她的爱情，在1286年21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西蒙的银行家。1290年，贝雅特里奇不幸病逝，但丁闻此噩耗悲痛欲绝，感到“连城市也变得凋零不堪”。但丁的这场不幸恋爱对于作家的命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激发出但丁的灵感，诱发了但丁的诗才，并孕育了几十首优美的爱情诗篇。

在贝雅特里奇生前，但丁把自己的情思化作奇丽的文字，写成一首首饱含恋情的诗篇。他赞颂贝雅特里奇的秀美、纯洁、端庄、高贵，抒发自己对她的思恋、崇拜、爱情。在诗人的笔下，贝雅特里奇就是“爱情的化身”，有着“说不尽的温柔，说不尽的高雅”。贝雅特里奇死后，诗人笔下又喷涌出无限的哀思，用诗歌抒发内心的悲伤、痛苦。但丁后来把他为贝雅特里奇写作的31首诗歌编辑成册出版，取名《新生》。这是但丁在成为伟大诗人之前的第一部作品。

在但丁心中，贝雅特里奇的美是超凡脱俗的美，她不仅秀美、典雅、高贵，而且崇高圣洁，不容亵渎。她能开启灵感的闸门，让诗歌似泉水奔腾而出；她能启迪人所渴念的真理，引导人不断追求。但丁对他的爱情已经超越了世俗之爱，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后来她在但丁心中又变成了一切精神成就的化身，成为美德、神学和哲学